

我想吻你的手

李叔德 著



我想吻吻你的手

李叔德 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我想吻你的手

李叔德 著

*

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前海西街17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怀柔县东茶坞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4.75 字数 366,000

1991年3月北京第1版 1991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8,000 册

ISBN 7-5039-0739-8/I·364

定 价：6.80 元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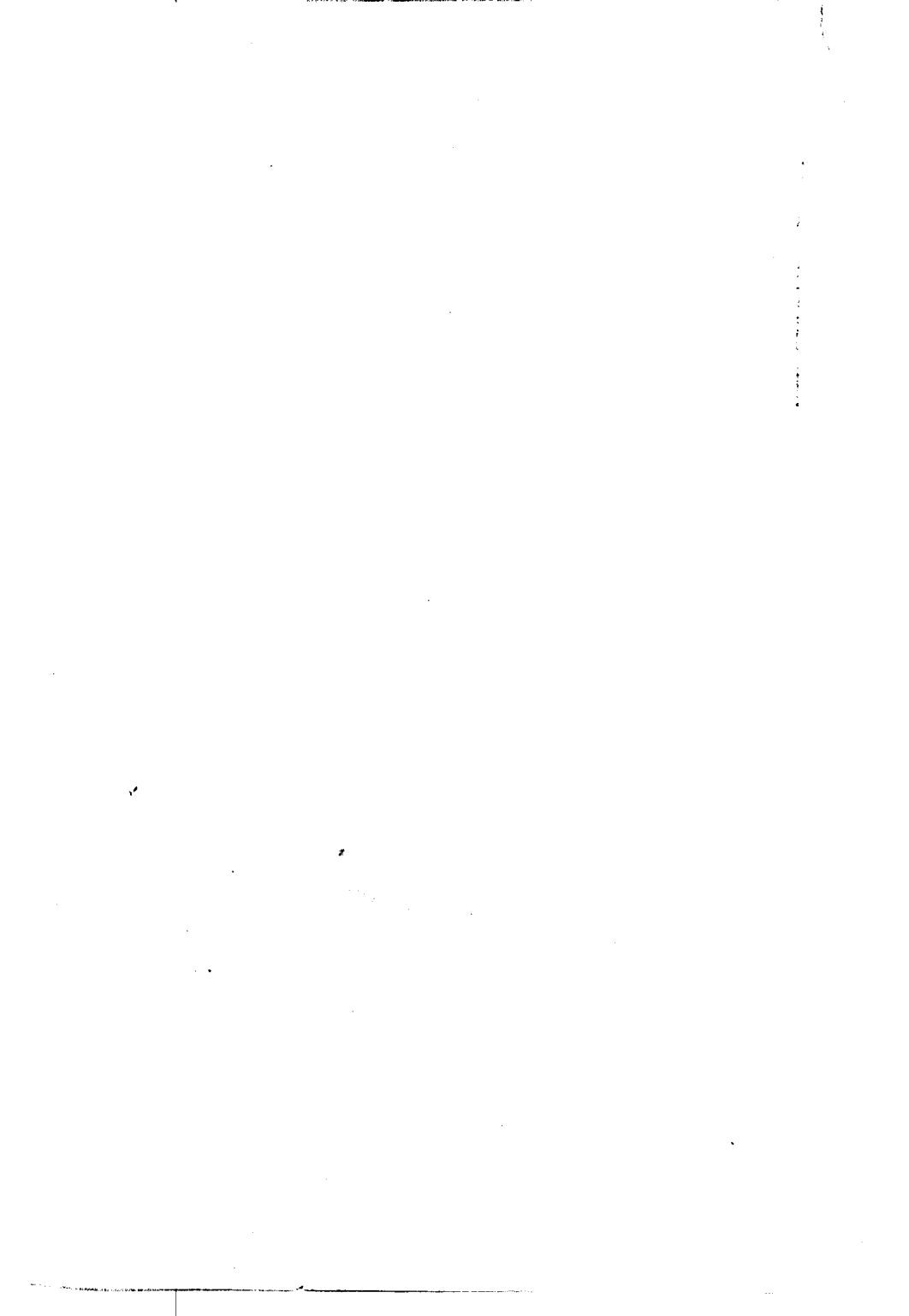
一 部

我想吻吻你的手	3
当代明星	76
街角有棵冬青树	142
整形	180

第 二 部

漂来的女人	227
天涯路	286
红色的诱惑	349
偷越铁栅栏	401
附：我之小说观	463

第一部



我想吻吻你的手

1

这个题目不像个题目，倒像一句话。它真是一句话，是我那天晚上站在学校后面松树林里说的。我虽然准备把我的事儿统统告诉你，可一直没想出个满意的题目；临落笔前半个小时，它才从脑海里不紧不慢蹦了出来。虽然来得迟了一点，我还很感谢它；要不然，我就讲不成我的事儿了。

郝老师气急败坏——这是我的想象，因为我压根儿不打算把这篇东西给他看——他若读到这个题目，先会大惊小怪地嚷一声，然后扶扶鼻尖上的眼镜，装出痛心疾首或庄严严肃的模样，一面懊悔不该有失体统地嚷那么一句，一面毫不留情地朱笔一挥，把我这个漂亮的题目枪毙。郝老师总是喜欢莫名其妙嚷上一句，然后又后悔。那天预考也是如此。英语考试进行到一半，我收拾了笔、纸、墨水瓶朝外走，他惊讶地嚷了一声，忙不迭拦住去路：“慌什么？再检查一遍！”他没有扶镜框，而是扯了扯领带。我不敢开口回答，我晓得一开口我就会哈哈大笑，郝老师的领带打得太他妈的难看了，简直就像套在他细颈项上一条上吊的绳儿。我虽然没用过这洋玩艺儿，可我很早就开始画马克思、恩格斯的像，知道领带的作用是为了叫人更神气，而不是像郝老师这样变成一个吊死鬼。当然，郝老师选择预考这一天第一次穿西装，还算了不起，当了整整三年

班主任，千辛万苦总算平安无事把这班混世魔王送出校门，他也该神气神气了。他没料到预考那几天，学生们还有大量机会给他捅乱子。考英语的那天晚上，我站在学校的后头松林里说：“我想吻吻你的手”的时候也没料到会捅那么大的乱子，说实话我当时都快吓死了，不过我脑际涌进的第一个念头不是死，而是：糟糕，该不会影响我明天参加舅舅的宴会吧？舅舅第二天要举行盛大宴会，庆祝他结婚十周年，叫什么“铜婚”。这也是外国传进来的洋玩艺儿，跟在脖子上打领带一样。舅舅和舅母经常吵架，一吵架就闹到我们家，叫我爸爸或者妈妈当裁判，看到底谁犯了规，该罚黄牌。我极想瞧瞧他们在“铜婚”纪念日子里还吵不吵。说起来，舅舅算是咱们家族里唯一值得骄傲的人物，他写过几篇小说，发表在当地买不到的刊物上。其中有一篇还附着照片，黑糊糊的没鼻子没眼，就像布告上的犯人照。他还挺得意，把那本不知哪儿出版的杂志到处送人看。当然，平心而论，爸爸也算条男子汉，只身一人迢迢千里流落到本地，居然混了个一官半职。若不是本地干部排斥，他的官本来可以当得更大一点儿。我见过他一张年轻时的照片，挺胸叉腰在万人大会上做报告，蛮厉害的。至于妈妈，哪怕当着你陌生人的面，我也不得不承认，她的智商系数太低。她永远是满口废话，能把耳朵磨出茧来。舅舅和妈妈，亲姐弟俩，都是外婆所生，他们的智力何以相差那么大？更倒霉的是，我怎么会一念之差，没变成舅舅的儿子而变成妈妈的儿子了呢？当然这仅是当着你陌生人的面说说而已，叫妈妈听见肯定会气得昏厥过去。何况，舅舅并不是十全十美，大概勉强算个六全六美吧，我不是指他讲的那个王老师的故事，即使他在那故事里多少扮演了可耻的角色；我是指另一件事。这件事我至今保密，若叫舅母晓得了，还开什么“铜婚”“铁婚”，不吵个天翻地覆才怪！

你有兴趣听下去吗？我虽然十分希望你听，但决不勉强。你也许是位无所事事的退休老头，也许是个喜欢沉思默想的姑娘，也许

像我舅舅那样是个文人，也许像我爸爸那样是个小官僚。当然，也许跟我一样，是个吊儿郎当倒霉透顶的高中毕业生。不过你不会像我妈妈，我妈妈从来不读书不看报。她喜欢看戏，可又舍不得花钱。

不管你是谁，对于我来说，都是一无所知的陌生人。在这关键时刻；或者用句郝老师爱用的话“在这生活的转折关头”；或者夸张一点说，在这性命攸关的节骨眼上，我愿意跟你，一无所知的陌生人，谈谈心。再过几天，我就要远走高飞了。名符其实的远走高飞，世界上最高的地方，世界屋脊，青藏高原，你说高不高？

我预感到这次将一去不复返，肯定会死掉。写到这里，我又辛酸又痛快。去年我就知道死是怎么回事了，我亲眼看到外婆在舅舅怀里死掉，她那灰发蓬松的脑袋突然朝胸前一搭拉，就永远不说话不呼吸变成了一具令人害怕的物体。人为什么要死呢？人为什么要生呢？在我之前，是混沌的无穷无尽；在我之后，又是混沌的无穷无尽，仔细思索真叫人头脑发胀，涨得像要爆炸。可我知道，对于我，死还是很遥远的，也许永远不会降临到我头上。真的，我总存着这侥幸念头。就如这次我偷偷地逃跑吧，并不是去寻死，而是去冒险；但是我要叫爸爸妈妈舅舅哥哥老师以后凡是认得我的人，以为我死了。我想叫他们嚎啕大哭，追悔莫及。

至于为什么选择青藏高原，实话告诉你，我对高山雪人颇有研究。与此相对应，我对地理课和生物课喜欢得不得了。如果不是那万恶的、枯燥的逼得我喘不过气来的英语挡道，我本来蛮有信心报考什么大学的生物系，作一个雪人的研究权威。我相信在青藏高原连绵起伏的皑皑雪山中，生活着巨型的类猿人——雪人。他们有强健的体力和丰富纯洁的感情，有严密的社会组织和顽强的生活能力。我希望能成为第一个发现雪人的人。我知道你不相信，在暗暗嘲笑我是个糊涂的幻想家和不知天高地厚的傻瓜。但如果我把两年来的准备工作告诉你，你肯定会改变看法。报上报

道有一队志愿人员深入神农架森林开始寻找野人，我怀疑他们最终将空手而返。神农架范围太小，又在内地^①，高等生物无论怎么智力发达，也不可能隐蔽得如此巧妙。真正大有作为的地方只有青藏高原。算了，我不想在这里说服你参加我们的探险队，我只打算朝谁倾吐一下心中的苦衷。既然熟人们，包括亲朋好友，不可能跟我这个吊儿郎当的坏学生谈心；我只好找你们，一无所知的陌生人。所以我希望你们听完我的叙述。

祸根虽然是我在松树林里讲的那句话，但白天考英语的时候，我的情绪已经十分恶劣。郝老师追着叫我再检查一遍，我说：“能解的都解了，解不到的坐三百年也是白搭。再说，我根本没指望参加高考。”我还想说一句郝老师你那领带难看死啦。见他痛心疾首的可怜样，不忍心再给他增添痛苦。

我和王艳早约好考完英语后在松树林里见面。我俩根本没想到会捅那么大的乱子，虽然我俩交朋友一年多了，我连她的手也没握过。刘克笑那家伙跟张素梅好得不同一般，恨不得用一张嘴吃饭，光我亲眼看到他们接吻就有三次，因为张素梅的爸爸是县长，谁也不敢管他们。

郝老师审问我的时候，我差点儿把刘克笑跟张素梅的事儿捅了出来。最后一刻忍住没讲，不是怕他妈的什么县长不县长，而是觉得刘克笑平时还够哥们义气。

好吧，我先给你讲那天晚上在松林里发生的事。郝老师早就批评我写作文有个毛病：下笔千言，离题万里。

唉，离题万里和离家万里不就是一字之差吗？

2

那片松树林子在我们学校背后，盖住了半个山坡。林子里有座坟茔，埋着三个像我一样大的高中生。当然他们比我更晦气，

年纪轻轻就真的死掉了。他们是整整十九年前“文化革命”中死掉的，据说跟我当小说家的舅舅是同班同学。庆祝学校革命委员会成立，要放二十一声礼炮。放到第七声，炸药哑火了。三个人跑去检查，刚探下身，响了！“轰”然一震，满场的红旗上都挂着他们烧焦的衣服碎片，一条大腿自空而下，落在主席台上，砸倒了两个常委，吓昏了三个委员。舅舅运气好，不但没被炸死，还能把炸死的人当作素材写小说赚钱。

我等晚自习铃声一响，就溜出校园，钻到松树林里。松树长得很密，只有那空地上的坟茔覆着茅草。坟茔起初很高，还竖了石碑，因为是革命烈士。后来保守派打回来平了坟茔，说死者不是革命是反革命。再后来造反派又胜利了，坟茔修得更高更排场。再后来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，坟茔又被毁了。总之这三个倒霉鬼睡在地下平平安安，他们的坟茔却起起落落，热闹了好多年。

王艳开始不同意在树林里约会，说害怕死人。我说他们三个虽说比我大两岁，也不过是高中毕业生，有啥了不起。再说这儿方便，离我们班宿舍最近。

王艳劈面第一句话就说：“钟三牛，英语考得怎样？”

我烦死了，“没考好你给我补考怎么的？”

“你交那么早。”

“该做的做了，做不到的坐三百年还是做不到。”

王艳拿手绞手绢儿。我就盯住她的手。哪怕在朦朦胧胧的黄昏里，她的两只小手我也瞧得一清二楚。又白又胖，手背上还布着一排怪有趣的肉窝窝。可是我最鄙视我自己的就是从来没有勇气去摸摸它们，更别提吻吻它们了。

王艳说了几句什么，我没听到；再说，我还是没听到。半天才听她说：“走吧，明天还要考生物呢！”

“明天我舅舅请我吃饭，你去不去？”

说实话不是缺乏勇气摸它们，而是突然之间没有了兴趣。班

上女生中，像她那么漂亮的手几乎是绝无仅有。可别的女生的手，我都能满不在乎地当然也挺有味道地紧紧抓住。（例如劳动委员周庆莲，有次我抓住她的手跑过了大半个操场）每次约会前，我都竭力设想着种种美好的情景，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。我反复问自己：为什么非得吻吻她的手？不吻，咱们也是好得不得了的朋友哇？如果到了非吻不可的那一天，再吻也不迟嘛。

· 王艳突然说：“你不再吱声，我就走了。”

“那么你到底去不去？”

“去！你聋了吗？”她嗔怪道，“我猜到你英语没考好。怎么也不应该交那么早。”

我盯住那双手。天色愈发昏暗，它们变成了两团隐隐的白色。奇怪得要命，我心里很平静，没有丝毫握它们吻它们的欲望。可是周庆莲的手——那双又红又大的难看的手——却能使我激动，叫我想入非非。

“走吧，明天还要考生物，这是最后一关了。”

“小事一桩，闭住眼睛我也能考个八九十分。”

“我还有两课没复习。”她温和地声辩。

我不知道王艳是不是长得很漂亮，我也不知道用什么标准去衡量她。刘克笑有次偷偷跟我讲，王艳的鼻子生得挺美，玲珑剔透。但鼻子毕竟只能代表鼻子而已。当然，在我看来，她的双手更胜一筹。

“你走你走吧，女状元。”我又冒火了。

王艳惶惑地笑笑，我俩第一次打交道就是这种莫名其妙的笑容把我迷住的。“反正就剩最后一门了。明天晚上，玩个痛快。”

“还有两个月后的高考呢？”我毫不留情，咬牙切齿说，“你是肯定要上大学的；我呢，绝不参加这个混蛋高考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她惊讶地瞪圆眼睛。虽然现在她的脸在黑暗中只是一团模糊的白色，但我知道她惊讶的时候双眼总是圆溜溜的。

“绝不参加。”我悲壮地说。

“可是，人总得有——”我猜到她会“理想”“前途”之类，“总得要奋斗，要找出条自己的道路哇！”

“你的道路，上大学；我的道路，顶替妈妈当售货员。你一接到录取通知书，咱俩就一刀两断，”我一面说一面懊悔，我今天约她来本想高高兴兴玩玩的。

她好半天不作声。松林里黑魑魑的，风从枝梢间刮过，好像三个年轻的鬼在歌唱。

“我将来就是当了国家总理，也要跟你好。”她突然冒出这一句，我一听就知道她在瞎吹牛。不过这种吹牛倒叫人很惬意。一般来说，假话比真话听了舒服。

她扭头跑出树林。月光下，她的甩动的头发，双臂，细腰和丰满的臀部都清晰地显现出来，她的确很漂亮。

我心头迅速升起一股热望，不由喊道：

“等等！”

她站住脚，可是不转身，背对着我。

我其实没有什么话可说，只是紧紧抓住那股热望。

“我想吻你的手。”

她扑哧一笑，转过脸来。

我急匆匆扑上去，生怕涌起的兴趣又消失掉。

就在这时，远处霎地扫过来几根雪亮的光柱，王艳吓得“妈呀！”尖叫一声，倒在我怀里。

“流氓瘪三，站住！”光亮处响起粗暴的吆喝声。

我们慌忙朝校后门跑去。我恶狠狠咒骂这帮混蛋们真该枪毙。

混蛋们训练有素，追得极快，我们刚钻进后门，他们已赶到二十米以内。

我说：“王艳你走，我来守关。”弯腰在地上摸起两个土疙瘩，朝门外扔去，吓得他们只朝后躲。就是这两团土疙瘩后来害得我好

苦，混蛋们一口咬定我主动攻击，破坏社会秩序。（混蛋就是混蛋，哪怕我知道了他们是巡逻执勤民兵，也不改口）王艳消失在宿舍后面。

接着，黑暗中突然响起拉枪栓的声音，这声音我在电影中早听得滚瓜溜熟。有人喝道：“不准动，再动开枪啦！”

我真被吓住了，脑际掠过一個念头：糟糕，明天舅舅的宴会怎么办？

混蛋们围过来，为首的劈脸给我一拳，我踉跄后退几步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电筒光耀得我睁不开眼。

“还是他妈的中学生哩，干这勾当！”另一个混蛋说，“找他们学校负责人。”“咦，那女的呢？”

我当即就从地上爬起来，左颊疼得钻心，真想呜呜大哭一场。可是我打定主意一不准哭，二不准求饶，三要在肚子里骂他们混帐王八蛋。

片刻之后，远处路灯下急急忙忙跑来两个人。前面是覃校长，她那件淡褐色的毛线外套照例随风飘扬，好像麻雀展翅。后面跟着一条气急败坏的黑影，你们当然能猜到那是谁。

除了吃饭、睡觉之外，郝老师大部分时间都气急败坏。一刹那间，我感到有点对不起他。哪儿冒出的这帮混蛋？

3

原来考英语这一天是“五一”国际劳动节，那些混蛋们是节日执勤民兵。可是对于高中毕业生，对于我们的家长和老师们来说，一切节日假日都不存在，甚至连白天黑夜也没多大区别。混蛋们却自以为捍卫了国际劳动节的安全，从而对全人类作出了卓越贡献。他们把我半边脸揍得乌肿还不算，非要把我关到派出所拘留一夜，原因是我向他们扔了两个土疙瘩。那两个土疙瘩在空中已经自行

粉碎，他们硬说它们比中程导弹还厉害，差一点叫全县人民过不成“五一”节之夜，差一点使他们以身殉国。

覃校长和郝老师争先恐后向他们赔礼道歉，又过来逼着我朝他们敬礼。我当然不干，我可不愿做童话里那只笨蛋大灰狼，尾巴都给人打断了，却还驮着捉弄它的狐狸。

覃校长从政治学、心理学、教育学等许多角度出发，论证了把学生留在校内教育处罚的优点；郝老师则从物理学角度考查，推断出那两块松散的土疙瘩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构成真正的威胁，最后他竟把数学中的抛物线公式也详尽阐发了一番。说实话我当时很感激覃校长和郝老师，我很害怕坐牢。要不是有围观的同学们，我早已破口大哭。

执勤民兵们装模作样要挟半晌，最后以罚款十元了事。我口袋里刚好有十元钱，准备第二天给舅舅舅母买礼物的，掏出来扔给了他们。其实他们才真正损害了“五一”劳动节，把这么个伟大的节日只卖了一张票子；并且我敢肯定，他们当夜就会到小摆摊上把它换成五香瓜子和花生米。

我以为事情完了，我想你们肯定也这样认为。刚朝教室迎出两步，覃校长叫“站住”——原来事情才开始呢！

“民兵说还有个女的，她是谁？”

覃校长把我带到办公室，随手关上门，迫不及待问。

我差点脱口吐出“王艳”二字。碰到覃校长像老鹰一样饥渴而凶狠的目光，才赶紧改说道：“就我一人。”

覃校长笑了笑，虽然她是校长，我也不得不告诉你，她那种笑令人毛骨悚然，像猫头鹰。覃校长简直可以说是个铁女人，周围所有的人，不分男女老幼、教师学生，全都怕她。就连学生家长也不例外，甚至包括我那位可敬的小官僚爸爸。

“学校把你从巡逻队里救出来，就是要你欺骗学校吗？”覃校长不慌不忙坐到藤椅上，径直翻阅桌上的书、报，声音悦耳动听。她

很有信心，我迟早得向她泄露秘密，实际上我也多次败在她手下。但这次不同，牵涉到王艳。王艳是我目前最亲近的朋友，固然我还没有勇气吻吻她的手，却能随心所欲朝她发牢骚，泄私愤，比如绝不参加混蛋高考一类的话。这种话若在家让爸爸妈妈听见，他们一怒之下拿菜刀割下我耳朵也说不定。

“就只我一人。”我干巴巴地重复，一听就是撒谎。

“钟三牛，你不害臊吗？你站着比我还高一头哩！”覃校长和颜悦色正面望着我。她很瘦很白，颧骨高高的，除了那双咄咄逼人的眼睛，其他部位显得松弛疲倦，据说，覃校长年轻时看过一部电影，里面有位女革命者穿着淡褐色毛绒外套在刑场从容就义，于是覃校长从此买了件一模一样的外套，全年的大部分时间穿着它。覃校长走路疾步如飞，那褐色外套随风飘扬，好比麻雀展翅。我们几个男生私下给覃校长起了许多不雅的外号，但这儿我不敢告诉你；即使你是陌生人，听到我们对老师那么不恭敬，也会瞧不起我们。

“钟三牛，现在是八点十分。给你十分钟考虑，八点二十我来听答复。你若顽固拒绝学校教育，学校有权取消你明天的预考和七月份高考。”覃校长站起来，鼓着那褐色的翅膀开门走了，认为这句话足够能把我吓得半死。

取消高考资格？正合孤意。我暗暗好笑。

认真说来，我们又有多大的错误？我俩甚至连手也没握过。如果不是去年春季运动会，我俩也许不会有特殊的友谊。（王艳信誓旦旦，我却将信将疑，我们只提到“好”，没提到“爱”。刘克笑有次将张素梅写给他的情书给我看，一页纸上共有十四个“爱”和五个“吻”，恶心透了。）我刚跑完四百米接力，王艳端着碗凉茶送过来。我没看到，一转身，将她手中碗碰掉，一碗茶正好全泼在我裤子上，——我是指正好泼在我屁股的后面那地方。王艳掏出手绢，想去擦拭，却又害羞，那副惶惑的促窘模样，可爱极了，真令人过目难忘。从此就好像有一条看不见的线将我们连接起来，无论有多少

人的公共场所，哪怕成千上万的人头中，我一眼能瞧到她，她一眼能看到我。

“想好了吗？”覃校长出现在门口，后面跟着郝老师。

我想说“就我一个人”，可明知这骗不过对方，于是干脆沉默不语。

覃校长略有些惊讶，她本来预计我只能坚持到此，所以请郝老师来听供词的。

“覃校长，让钟三牛上我那儿去。”郝老师建议。我松了一口气，因为颜厉心慈的郝老师容易对付多了。

覃校长勃然大怒，她怎么会轻易认输：“我从事教育几十个春秋，哪样的坏学生没见过？难道教育不了你？早知如此，该让巡逻队把你抓走！你晓不晓得，你们这种行为是给学校抹黑、给你们家长抹黑？一旦进了拘留所，就是你历史上的污点，一辈子也洗不清，你就是这样报答学校对你的关心、培养、爱护？”

有一瞬间我动摇了，预备如实讲。可覃校长不给我时间，她就像一个失去控制的留声机唱个不停：“你别以为你已经毕业了，学校管不着了。还没发毕业证！你这种表现，不合乎毕业生标准。钟三牛，你既然如此不堪教育，给我滚回家去！要想解决问题，叫你家长送你来！”

又来这一套，凌辱了我不算，还要凌辱我的爸爸，我不知不觉捏紧双拳，虽然不知捏紧它们有什么用。

郝老师气急败坏。我说过，他除了吃饭睡觉之外，总是副气急败坏的样子。

“覃校长，我看这样——”

“什么样也不行！”覃校长的声音完全变了。这里我不敢用任何比喻，凡是做过学生的人都不难想象，覃校长此时的声音是如何可怕，她的发音器官一定与众不同。

我鼻尖一阵酸痛，噙着泪，捂着半片肿脸，缓缓地朝外移动。我